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
2015年9月25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/邱贝贝 电话/87682818
电子信箱/qbb@cnnb.com.cn

【名家视角】

西林之水

浦 子

一脚踩下去，就踩中了20世纪50年代的空气——依然清新酽浓，轻易化不开。

这是浙江宁海茶院西林。那个60年前的西林少年，就在我身旁。有时候，他在前边走，我追踪着他的足迹；有时候，我超上前去，转身看着他朝我走来；有时候，我们并排走，用眼睛的余光打量对方。

那满山的风光就泼到我的眼前。山，莽莽苍苍，是茶山的余脉。水，浩浩荡荡，两山夹峙下，一条银亮的大溪剑似指向东方。

茶山巍峨，顶着天风照日月；大溪逶迤着，犁过大地到海洋。西林少年说，茶山就在眼前，可是直到很多年后，才攀上山顶；海洋很远，却让他在不远的将来走了个遍。

这时候，山道上草木葱茏，馨香扑鼻，鸟声悦耳。西林少年说，那时候，山上都是一抱粗的树木挺立着，鸟儿都会站在你的肩膀上，与你窃窃私语。

这里流传着侯王爷梦斩龙角的故事。说的是上洋庙里供的侯王爷，原有两个娘娘。侯王爷是个半神半人的地方长官，从属于冠庄都总庙里的侯王爷管辖（官名相同职位不同）。因为一半是人，就有人的嗜赌贪财等欲望，故在一次赌博中因赌资欠缺竟将一位夫人押上。也因为一半是神，竟在梦中借着邻村人家一把神斧，将自身龙头上一角斩落以示神圣可鉴。其实，人人身上都是善恶的综合体。《三字经》里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只是说对了一半。

西林少年立在龙角岩下，默默无语。侯王爷的一只龙角仍然竖立，独领风骚几百几千年，接受世人的膜拜，另一只龙角堕入大溪的深潭中，只是在浅水时节露出一点点，承受世人的嘲笑。

西林少年在心里说，我要做善人，不做恶人。

跟着小脚的母亲去拜佛，在上洋庙果然看见侯王爷边上的娘娘，本来有两个呢。

父亲是个泥水匠，现在闻名天下的许家山石头村，很多石墙都是他的手艺，虽百年过去，犹傲然挺立。父亲告诉他，他的祖上都是有血气的。有一位太婆，方氏，是明代大儒方孝孺的姑姑。方孝孺因为硬气不为篡权的新皇草拟诏书而被诛灭十族，他们也因此被牵连。可是，肉体消亡，精神犹存。祖上的秉性代代相传。

西林少年去茶院上学，路上穿着母亲打的草鞋，快到学校的时候，坐在路廊上，蹭去脚上的泥污，穿上布鞋，再把草鞋放进书包。路廊里，挂了一大摞草鞋，也是母亲做的，供路人免费穿用。母亲做的草鞋不太戳脚，几个鞋襻襟上，细心的缠上柔软的布条。这种无处不在的善意，让人心里暖暖的。

西林少年本来在我前边走，忽然，停了下来。他指着一个山口说，这，这儿有老虎。说话时，脸上十分严肃。

我的神经马上紧绷起来。西林少年指了指那个灌木丛，他说，他当时在这里放牛，忽然，他的左腿一阵剧痛，像是被什么咬了一下。西林少年以一个山里娃特有的机敏，飞跃上牛背，赶着牛往山坡下的家跑去，老远就喊：姆妈，我被蛇咬了！母亲立即将她头上的头发剪下一束来，紧紧地缚在脚上伤口的上端，这是山里人特有的预防蛇毒扩散的有效办法，然后，急急去找茶院的蛇医。蛇医断定不是毒蛇。医生看伤口的样子，却是虎牙所伤。面对质疑，医生连说，对，对，小老虎。

这就困扰着西林少年了。因为西林一带流传这样一句谚语：大虫（老虎）不食大善人。西林少年在梦中也会梦到那只老虎。他神色严峻地提起左脚的裤腿，我清楚看到，那个结了痂的伤口，60多年了，仍然红红的，坚决不肯褪色。

我围着那个灌木丛细瞧，里边似乎还有虎的足迹。抬头看时，山岙里仿佛回响着虎的啸声——那种威势，触手可及。

西林少年这时候踢了一脚，路上的一颗石子飞起，跌入溪中。他说，那一年，他与伙伴们在这里踢飞的是一颗颗子弹壳。

那一年是1951年，他9岁。那一年，他清楚地记得，解放军上茶山剿匪。一次战斗后，伤员在他家里医治。没有止疼药，伤员一天到晚呀呀地叫。西林少年看着疼得一头汗的伤员问，疼么？答，疼死了。问，这么疼，你还当兵？伤员强抑疼痛，瞪了一眼多嘴的小房东，说，为了吃饱饭，让你们穷人吃饱饭。

西林少年扳着小手指，重复着伤员的话：熬疼，为穷人吃饱饭，有关系么？

那些一抱粗的树呢？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棵。西林少年憨厚一笑，显然是长者风范。他说，一个字，贪。他说是三年大跃进期间砍了烧炭，拿去炼钢铁了。短短几年想赶英超美，无知的激进，就是贪。西林少年也跟着父亲上山烧过炭。树是山之魂，不砍，砍的是手臂粗的青柴梗。砍足了，往山地上掘一个坑，将青柴梗叠上，覆泥，留火孔，引柴点火。父亲边烧边观察，一待火情恰当，立即封窑。这是十分讲究的，如果火势不到，柴未成炭，如果火势太大，炭成灰烬。西林少年不多几年后就悟觉，这就是贪与不贪的分界线。人与自然（物质）的关系，人与人（社会）的关系，应该掌握的度，全部与烧炭相似。

西林少年看着我似懂非懂的样子，继续指指点点。这里，是咱们家的番薯地，能压万颗苗。番薯的藤用来喂猪，番薯煮熟后食用蛮耐饥的，母亲将它切片刨丝用来制作薯片薯干，番薯加上酒药发酵后放在特制的蒸锅中，那茶壶嘴似的管子里，流出的是香喷喷的烧酒。西林少年偷偷喝过一碗，竟然大醉了两天一晚。醒来时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直喊：好酒哇！番薯收获后，一般种下的是萝卜，冬天长成手臂粗，打了山上的角麂，放上茴香桂皮老酒红糖生姜辣椒大蒜，老柴株在灶膛里慢慢烧着，萝卜大烤角麂，香气顺风能传十里，那可是西林冬日里的一道名菜。春天里，这地上就长满麦子。初夏，刚收割的麦子，被母亲放进石磨里磨呵磨，磨成的麦粉，做成麦糕，搭成麦饼。一咬，把整个初夏西林的香甜都含进了嘴里。这里，是我们家的水稻田，一年的米饭，包括端午包粽子过年捣麻粢施焰口做佛事制作供品佛桃华手的糯米，全都在这里种植。地里还有说不尽的南瓜、西瓜、丝瓜、蒲瓜、冬瓜、花生、芋艿、蚕豆、豌豆、带豆、八月羹……还有满山遍野的野果子，一年四季都有，啧啧，说出来都会馋死你哦。

还有村前不到一里地的大溪，西林少年终于说到，从茶山发源的大溪，在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叫法，在西林村的东边流过，西林人就叫它东坑。反过来说，村庄在溪坑的西边林子上，就是西林。

溪水是可以喝的，带点甜，是正宗的矿泉水。稍有暖意，西林少年们一起游潭。西林少年在大溪里学得浪里击水的本领，他在南京服兵役时，在长江驾驶交通艇时派上了用场。溪里的鱼儿多得钻进少年的裤子里。西林人捕鱼不用网，不用篓，用石头。随便捡起溪中的石块，往水中一砸，必定有鱼儿被砸翻在水中，且都是手板宽的河鲫鱼。每年夏日里，溪水干竭，鱼在溪潭里乱跳，捉得家里的鱼儿吃不完，母亲用晒谷子的竹簟在阳光下一铺，晒鱼干。西林少年说，不是我会捕鱼，而是最为善良的大溪神默默馈赠的。

西林少年最后说，我最为敬重的长者，在这里，我最好的师长，也在这里。在离西林少年生活的年代50多年后的2005年，昔日的西林少年，今日的宁波如意有限公司董事长，站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颁奖晚会上，捧着“中华慈善奖”奖状的储吉旺，也是这样想的。

哦，我放眼寻找。那条大溪的水更深了，更宽了，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，这里建了西林水库，包括西林村在内的三个自然村迁移了。人走了，那些房子还留在那里。水浅的时候，西林少年家的山墙，还隐约可见。

在水里，我最终断定，水里除了那些老房子，还有古老的传说和那些年代发生的故事：关于侯王爷的，关于方孝孺的，关于解放军伤员的，关于父亲烧炭母亲织草鞋的，还有骑在牛背上飞快奔走的西林少年……包括最无私善良的大山和大溪。我甚至学着老学究的样子，暗暗拟了一联：水在西林住，善往东坑淌。

我对自己说，这真应了古人说的“上善若水”，而且，“水生万物”，然矣。

飞瀑 毛毛 摄

【一种怀念】

柳恽和他的《江南曲》

清欢

柳恽作为南朝齐、梁时的一位才学之士，在历史上的声名气势并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诗人那么显赫。但他写有一首著名的《江南曲》，此作是他诗作中最富才华，也是对后世诗坛影响最大的作品。

柳恽，字文畅，自小博学多闻。少年时曾写有一篇流传久远的《捣衣》诗，其中“亭皋木叶下，陇首秋云飞”一联，最为时人赞赏。柳恽还多才多艺，擅长音乐和对弈，对岐黄之术也很精通。当时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十分欣赏看重他。梁武帝萧衍也是一样，每次在宫中召集文士举行宴会，总要让柳恽当场赋诗。一方面是考验他的才华，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能觅得这样的人才而自豪不已。柳恽写和武帝的《登景阳楼》诗中“太液沧波起，长杨高树秋”的句子就得到了武帝的极大赞赏。

当然，那些片言只语的精彩妙笔并不能代表柳恽的真正才华，作为名篇的《江南曲》则不然。《江南曲》是乐府旧曲名，后代诗人往往喜欢借用这一极具民歌色彩的曲名来拟制乐府。柳恽创作《江南曲》是在湖州的吴兴。柳恽曾两度为吴兴太守，颇有政绩，广受百姓爱戴，后因病要求解职，乡里父老一听父母官要走，聚众数千，上表挽留，柳恽最终也就没能去职。由于《江南曲》，吴兴还有一处以“白蘋洲”命名的地方，真可说是“江山幸得诗词助”了。

《江南曲》只有短短的五言八句：“汀洲采白蘋，日暖江南春。洞庭有归客，潇湘逢故人。故人何不返，春华复应晚。不道新知乐，只言行路远。”首两句点明了一位少妇在暖阳照耀的美好春日里于汀洲上采摘白蘋。白蘋是种常见水生植物，青色的叶子浮在水面。这种植物在谷雨节气里开始生长，至夏秋时，能开出一朵朵可人的白色小花来，故而得名“白蘋”。白蘋既是自然界里的一种美好植物，也是传统诗词里的常见意象。早在《诗经》里就出现过“于以采蘋？南涧之滨”的句子。这少妇采着白蘋，感受着大好春光，不由想起了远在他方的丈夫。此时，正好来了位远归的乡人。他说自洞庭湖畔而来，曾在潇湘一带遇见过她的丈夫。洞庭、潇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是带有些神话色彩的——那里既是湘君和湘夫人的恋爱之地，也是娥皇、女英为大舜殉情的所在。女主人一听客人见过丈夫，忙上前打听：时已暮春，我那良人为何还不返家？诗歌是言简义丰的，少妇的询问中带有哀愁和揣测。春华易逝，可“春闺梦里人”却迟迟不归，他别有所爱了？还是发生了旁的事？这些含义诗里有，但却没写在字面上。客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只好模棱两可地说：“许是因为路程太远了，所以你丈夫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”。而后，少妇的反应怎样呢?诗歌到此戛然而止了。诗歌不似小说，有完整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。诗歌在“情节”上是容易收煞的，只留给读者无尽怀想。而愈是如此，诗味便愈加隽永、迷人。《江南曲》即是如此，在那少妇的怅惘和疑虑之中，诗已尽，意无穷，我们久久吟咏着其间的万千滋味……

《江南曲》自然朴素，深挚含蓄，在风格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清丽风雅的情致。若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考量，此诗吟咏起来，也是婉约柔和，余韵袅袅。无怪乎此诗一出，后代诗词名家在创作时，会有意无意地进行仿效。晚唐温庭筠的《梦江南》词云：“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。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。肠断白蘋洲。”北宋名臣寇准的《夜度娘》也写：“烟波渺渺一千里。白蘋香散东风起。惆怅汀洲日暮时，柔情不断如春水”。诸如这些佳作，一看便知是化用了柳恽《江南曲》的用语和用意。而《江南曲》和吴筠的《小垂手》，以及梁简文帝的《夜曲》一起，同被视为五言律诗的滥觞。随之而来的，还有“白蘋洲”这个地点在诗坛的声名大振，并成为恋人分手送别，思妇念郎断肠之地的象征。陆龟蒙写有“为爱江南春，涉江聊采蘋”的句子。张籍的《雪溪西亭晚望》中，同样留有“吴兴耆旧尽，空见白蘋洲”之句。至于北宋的《太平寰宇记》里，更是专门介绍了这个地点：“白蘋洲，在雪溪之东南。”甚至有人还专门统计过：在《全唐诗》里面，涉及“蘋”、“白蘋”的诗有几百首之多。

我想若没有柳恽这一首深情绵绵的《江南曲》，很难想象，1500年之后，“白蘋洲”还能在当世享有如此盛名。

【诗画印象】

落叶无语

图：汤青 文：珈如

我想握住些什么，当我面对你们的时候。

一地落叶，以初春的绿意为底色，与尘世作最后的告别。柔软的细雨，复活沉寂的生命。让我想起曾经的风花雪月，谜一般的笑容，点燃天边的寒星。

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表情，即使转瞬成泥，也无悔从青涩的萌芽，走向衰败的凋零。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规律，自然与人生的结局，异曲同工。

当你在枝头葱茏，我也正青春年少。飘逸的裙裾从草地上闪过，我看到繁花在夕阳下次第开放。梦中，爱情以鸟的轻灵降临。醒来，又了无痕迹。

河流从远方蜿蜒而来，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风尘，所以才变得如此淡定？一片落叶，又一片落叶，随波逐流，这不是你的选择，也不是我的选择。或许是命运吧，轻轻一拨，你我就走向不同的境遇。

落叶无语。我很想知道，这条路的尽头，会不会是另一场郁葱梦的开始？

【且听风吟】

九月

林俊燕

沿着季风铺就的小路
进入九月
九月是野菊花围成的古井
古井幽幽
如釉色陶罐
在遍插茱萸的祭坛上
酿清秋雁阵火红高粱
成一坛美酒
醇醇的云雾下
陶渊明已饮尽荷锄之姿
阡陌连天的醉颜里
落叶纷纷

【人在旅途】

走读湘西

关岛

由现代城市派生出来的浑浊渐次消隐，大自然的山、水、树木、土地展露着原始的洁净，这就是湘西。它是人们在回归自然的口号中渴盼瞻仰的一方圣地。

关于湘西的记忆，在我未踏上这块土地之前，仅仅局限于纸质或电视媒体上。多少次在梦里，我经常醉心于这块土地。曾几何时，我在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中，读到过湘西；在黄永玉先生画下的山水中，看到过湘西；在宋祖英饱满而圆润的歌声中，听到过湘西。而如今，在一个阳光的午后，湘西的本色展现在我眼前，似梦似幻，却又真真切切。

漫长悠远的古巷，幽幽滑亮的石板路，玲珑别致的吊脚楼，贯穿古城的沱江……走在凤凰古城，一份诗意在心中不断荡漾。阳光下的凤凰古城依然鲜活得有滋有味，依然古朴清丽得意味深长、令人陶醉，就连湘西老乡们头上总少不了的那根白头巾，也给人一种亲切滋润的味道。这令人意识到历史的风云变幻并没有抹去湘西的本色，令人不断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渊源，从而感叹凤凰古城是年轻的，湘西是年轻的。

在我眼里，古城的风情是自然的，湘西人的秉性是纯朴的。这种自然和纯朴，使湘西人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在勇往直前。沱江的水在身边流淌，犹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，生生不息；沱江的水清澈、透明，如黄永玉先生画下的山水，让人流连忘返。置身其中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是经过沱江水洗涤的，如此透明纯洁。据说在2011年的夏天，肆虐的洪水侵袭整个沱江，漫至古城两岸，沱江的水养育了湘西人不屈的性情。那肆虐的洪水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仿佛看到一群群湘西汉子跳入沱江中，用热血沸腾的身躯挡住水流，仿佛看到一群群妇女儿童咬着牙拖着一个个沙袋，听到一阵阵激动人心的嘹亮呐喊和抗洪胜利后欢呼的喜悦之情。

如今，站在沱江岸上，遥望两岸风情，那逝去的一幕幕清晰如昨。在心中，我为湘西人不屈的精神而感动。

凤凰古城最美的是夜景了。这时的凤凰，于我是亲切的。当一天的喧嚣繁华褪尽之后，古城尽显柔美妩媚。站在九龙桥上，观赏古城夜景，徐徐微风中，只见两岸灯光朦胧，树影婆娑，民宅屋檐上别致的跷角衬着平静如水的江面，构成一幅悠远的画面。此刻，古巷也失去了白天的喧嚣，只有轻盈的脚步跟着心在走，尽管嘈杂的音乐冲击着游人的耳膜，但我的思绪依然是平静的，就因为凤凰古城的美丽。当心灵归于宁静的时候，真希望时间是停滞的。

我沉默良久，一条奔流的沱江，一片古老的民宅，一首朴实的民歌，一群坚强不屈的人，它们注定让古城充满诗意与生命的张力。

透过历史的烟尘，我觉得湘西的古朴和原始里，也显现着浓浓的现代气息和发展的印迹。湘西人的衣着、笑容、歌声乃至行走的脚步中，无一不蕴含着属于现代的欢乐和幸福之感，湘西既是不变的湘西，又是迅猛变化疾速前进着的湘西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从凤凰古城出来，赶往湘西美丽峡谷中古老而神奇的德夯苗寨，这是湘西最动人心魂的骄傲，因为她的原始。我坐在车上，凝视窗外，天空高远辽阔，似一条绸带伸向远方，路旁是奇峻的山峰和错落有致的村落。这一切，曾在我梦中无数次出现过。下得车来，遥望连绵的山峰，我为过往的岁月感叹。一阵微风迎面吹过，我仿佛听到远处的山峰上，传来一阵枪林弹雨中的呐喊声，那是湘西剿匪记留在脑海中的回响。

这无形的呐喊声，使我读懂了湘西的厚重。湘西这片血与火交织的英雄之地的角角落落，都深深镌刻着湘西人坚韧不拔自强不屈的精神和气质，铭刻着湘西人为民请命呕心奉献的禀赋。这一切，不仅滋润了湘西的秀丽山水，而且也喂养了湘西代代不绝的英雄儿女。在这片土地上，这些精神和着那些烽火岁月，已经深深刻入了湘西人们的心中，并且代代传承下来。

那天上午，阳光更加明媚。这时候的湘西，那些奇山异水、奇峰异景更显美丽，步履匆匆的我没能停下来再去品读。但我的思绪是清晰的，我知道，湘西是永远读不完的。